夏峯先生集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夏峯先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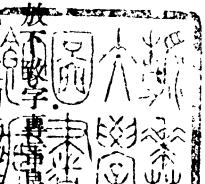
(六)

孫奇逢著

夏峯先生集卷十三

語錄

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敬字專事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爲性者言不可不愼也念庵每提戒愼恐懼爲龍谿忠告見良知切矣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

問古來聖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槩論也伯夷柳下一隘一不恭斷不能相易泰伯文王斷不爲湯武之事龍比亦不能爲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人倫典樂明刑五臣亦不相易而況其他行造其極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峯入微如金之足色正以不能相易爲絕詣也何必同同道者此心此理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人自謂無不可爲到手成窘皆不達于此學問不長進只爲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下手做工夫若眞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

得.

問文山功名滅性.忠孝勞生.此語良是.念庵何以謂于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念庵、文山知己.

問非禮義之人而以禮義來.當何以應之.曰以禮義心應之而已矣.渠即不安.而飾禮飾義之心.即知是知非之心.轉移化導.正賴菩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憫人陷溺.內省何疚.轉一惡人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莫輕視之.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

願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此悲憫之言也.

王思輿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因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尚動心.靜修云.誤人最是婆師德.何如春生未睡前.此處正好參看.

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衡室有愧.夢魂難慊.此正戒懼之疎耳.家貧覘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

劉玄德臥元龍于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臺.成千秋之賓主.快哉斯語.想見其人.茅止生嘗欲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方、李長源居最上.亦其志之所存也.客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居何人.予曰.儂客頗多.遞居其上.天啓乙丑丙寅.郭林宗、陳太邱其選也.崇禎癸未甲申.又屬之管幼安、田子春迄今耄矣.其惟魏武公乎.

毀譽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爲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無遺議儼然推爲古之大臣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氏之傳詆之者援人證己必以爲僞學令不得出頭未免是毀乃知史册中網人毀譽者不知凡幾讀史者先矢虛公方可著眼處己處人之道亦如是

問倣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到死生患難考不倒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福如亂臣賊子偶被顯榮未及戮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黃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容色辭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恂慄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閭閭侃侃行行皆自鎔鑄中來

心一天地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元無隔礙只爲私欲間雜插籬樹棘遂令一室之中漸分胡越然乍見之惻隱嘑蹴之羞惡未嘗不在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未有已時此心之存焉寐矣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甯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

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混爲一不可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待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能自立者不倚于人能慊心者不循其跡名義以視躬非爲矜己也平恕以善事非爲徇人也

子靜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則接孟子之傳者實惟子靜稼羽云王陽明其今之陸子靜乎則接陸子靜之傳者實惟陽明鹿伯順亦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傳者實惟伯順一脈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强

客問人生最吃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即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遯跡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問處人之道曰無敢慢尊嘉是無慢矜容更是無慢問處己之道曰只要清其願外之念不願外便自得矣須是用戒懼功夫

性急無耽延之病心細無疎漏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然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燥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在苛膽小則不擔持而病在脆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士志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無成而不至者矜心與熱心爲之也矜心似任而自是喜盈而損熱心似氣而未沉暴而易折兩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曰知缺者知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五十年守貧卽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使是造命立命處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是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眞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

論古人只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卽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爲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徵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譏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爲束縛爲罩板不打破不得脫洒自在豈知脫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問孝友爲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恣睢乖戾骨肉賊傷政孰大于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爲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于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

奢儉豈約數有循環勢相倚伏達人斟酌損益當於未窮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束手如不審于

履盈持滿。一味席舊習。非陰陽消息之道也。
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凡語言不從默中簡點。行事不經靜裏參詳。皆屬苟且。己心不快。人安得帖服。
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陸象山曰。李百、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愚謂詩亦道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于道。所以爲千古詩人之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離道而云精于詩。精于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不貴也。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學問須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人孰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爲垂。而可輕視之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學可令吾身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千古上下。皆聯屬於呼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亦夷於物耳。何以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峙。皆氣之爲也。而知覺有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峙有聚散流峙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善無惡也。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心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如意卽喜小小拂意卽怒小小利害卽恐懼其根源總以聲色貨利爲著落故抵擋習俗豪傑之士甚矣哉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眞與習化機成天作卽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眞性流行與天爲徒終是習氣未淨

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捨或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爲知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爲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之人也其生也榮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從開闢到今不知有幾多呆人憧憧往來于時行物生之中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耳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撐拄從來大聖大賢爲君爲相爲師爲忠臣爲孝子家傳戶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何嘗不至今在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至命之實地若如二氏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箇字贊乾之德愚謂聖人法天則七箇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撓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潔淨微密之極

矣。然以此律古聖人。恐堯舜文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哉乾乎。聖人之于天道。亦非可一蹴至也。友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其本無蔽者而已。元來者斲喪殆盡。認後來添入之情識意想。以爲元來。皆自失其寶。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虞廷五聖人。契司教。敷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敘相合。其德至矣。故賢聖之君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人也。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褊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也。名心未破也。褊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窺其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于變動。勝氣未降。則浮動之氣。烏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的然之好。烏足語於闇淡。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道之人。從何用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要認得分明。

以孝弟仁讓爲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過。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憑此爲根本。楊無庸闢。

墨無庸誅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爲快不知此小人閒居爲不善自驅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
首曰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堯兢舜業以至諸
儒之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衍於無窮此正天命之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
怕先聖垂訓勵世之戒頑冥放逸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不獨畏大人而匹夫匹婦不敢忽不
獨畏聖言而芻蕘工瞽皆可採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亦只在
此處顧諟
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于度問眼前有些難過曰我輩學力正在打點眼前眼則見得親切接人處事毫無利己損人之念寸心
自是清甯觸目皆成飛躍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千古此須臾千古此眼則也平時去人欲存天
理時時刻刻不肯放下則見利自然思義見危自然授命眼前一不親切則應事未免錯亂事後而悔
不已遲乎眼前者現在也現前無拂鬱無虧欠則自然無入而不自得矣難過二字無非用度不足試
看眼前足用之人卻也有些難過夷齊首陽之餓餓處正是自慊之處從來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人
亦是求無愧眼前耳餓夫撐拄天地莫小看他
問漢史如何無孝子傳曰漢家舉孝廉則孝友不在家庭而在朝廷矣是時去古未遠孝子猶多迨至於

晉此風漸邈雖傳孝子以李密稱首東堂忿悁殊非本色嗣是而後漸不可言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所謂孝子悌弟者間亦有遺議焉乃知人人親長而天下平堯天舜日亦不過九族親睦即昭明於變亦祇是無不親不睦之人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從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孟子以衣帛食肉不負戴爲王道之始可見外此別無平治之法

五修問伯順先生一段破懼之學是如何曰伯順曾以發金花銀觸神宗怒遣中使召入天威不測時伯順在賈孔瀾寓飲食起居不失常度總緣平時見得分明故臨時不致錯亂懼是非懼風波懼利害以至患難死生之際有一毫疚心愧色便不得無憂無懼眞正豪傑從戰兢惕勵中來能戒愼恐懼纔能破懼到得能破懼時則喜怒哀樂亦無甚不中節處

問學下手處曰日用食息間每舉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違天理拂人情處便是學問於天理似無違而於人情卻有拂者應如何曰理求其在我一念違難以自慊情則問之於人不拂亦是天理中之人情若天理外之人情即拂也庸何傷一味拂人以拗成性一味不拂人以順爲正士君子自立之道政宜辨之於此

隨時隨處體認此心此理人生只有這一件事所謂必有事也

闇然遁世不願留姓字于天壤間者此古至心人不慍不悶境界學問不到此終不足色

五修問日用間起念舉事接言頭緒時覺錯亂照顧不及時工夫又斷了此病應如何曰起念舉事接言

是吾心與天下綰通之脈絡。莫輕看。起念無妄。以義制事。以道接言。便是大聖賢境地。不能當下合拍。便覺頭緒錯亂。須著一番心照管。大凡錯亂處。皆是人欲牽纏。見己而不見人。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正在此處用工夫。不用工夫。安見已有錯亂。見有錯亂。決無到底不返之理。時時見有過可改。有善可遷。纔是聖賢磨鍊工夫。

問收放心。須是靜坐。仍有雜念往來胸中。不能掃除。應如何。曰。收放亦是隨時隨處體認天理。雜念往來。便是於天理有礙。當下掃除。豈容姑待。姑待之心。便是聽其放而不知求。一掃除。則此心仍歸本舍。不以天理作主。此心安得有靜時。靜安之體。只是不爲私欲搖亂。雖動亦靜也。陸子靜專講求放心。與先立乎其大者。而先立乎大又是求放心主腦。

問先生嘗云。理學節義事功文章。善其一。足以爲人。然四事有可相兼者。有不可相兼者。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緩急先後之序。亦宜有辨否。曰。理學節義事功文章。總是一椿事。其人爲理學之人。遇變自能殉節。當事自能建功。操筆自能成章。觸而應。迫而起。安有所謂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眞理學。則節義亦屬氣魄。事功未免雜霸。文章祇成空談耳。即如事親從兄。以至刑寡妻。信朋友。亦是一椿事。然其義總統於事親。如不違于禮。喻親于道。古來仁人孝子。自有苦心極慮。不失其身。以事親一語。千古定案。處兄弟。處妻子。處朋友。總從此一念爲蒸動。或直或婉。或順或逆。自無犯手難行之事。志欲覆天下。而力不能庇一室。何必勉爲慷慨激昂之行也。

居己之道。惟一敬字處人之道。惟一恕字。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得之矣。

謂奏雅等曰。汝師伯順先生。生平有三變。爲諸生時。有嗜書之癖。飯至呼之。常不應。初登第。一介必嚴。萬人必往。故到處能循職。掌人人驚爲破格事。楡關三年。功名之念已灰。生死之關亦破。每以朝聞夕死爲談柄。故能從容就義。而神不亂。

謂望雅等曰。此心一日之間。不可無事。無事則非必有事焉之意。又不可令其有事。有事則非行所無事之意。然則相妨乎。曰非也。無事則一飲食日用。悠忽無知之民耳。烏能行所無事哉。必有事者。集義而心慊。到得心慊時。自能行所無事矣。先自必有事始。

學者立身。先辨雅俗。存心貴審欺慊。自眞儒道喪。欺詐相高。愼獨誠意之功。絕無過而問焉者。且不知辨雅俗爲何事。認世情紛逐爲不可少。厭澹穆蕭寂爲不足觀。間有一二脫略塵網。而詆毀非笑者衆矣。所謂抵擋流俗。必豪傑之士。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卽改。有善卽遷。豪傑所以證聖也。此全是眞僞欺慊之分。陽陰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學者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始向學。終無學之日矣。

學問喫緊。當先透死生之關。此關一透。功名富貴。自可不消費力。人能念念不忘死候。日夕戒懼。臨深履

薄自不敢恣情縱欲作越理犯分之事逸史公云常念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心自生學人用功莫侈言千古遠談常世吃緊處只要不虛當下一日自子而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能實實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有不去非道貧賤之心常常不放則自朔而晦而春而冬自少而老總此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不用力而心放矣澄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時此際戒愼之功豈容他人著力

千聖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吃緊工夫只在克己夫子不獨告顏子即語仲弓是教克其不敬不恕之己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己也凡語諸賢皆因病下藥俱是教之克己

世人有一人不求富貴也哉求富貴之人有一念不在富貴也哉求之途廣而求之念奢此心之放全放于此愈求愈放愈放愈求本心遂一出而不復返人盡失其本心不得不以習心爲主大家亦相安恬不爲怪今欲求放心也唯時時提醒默默體認從言行上求信果於家庭中盡孝弟但求爲世間一有恥之人此便是道德此便是聖賢人人俱足不待外求淡其欲富之心而堅其守貧之念如其不能淡不能堅則痛責吾志之不立若負人世之大疚而難以比于人則其心自凜然常存而不敢放故欲求此放心必自責志始

人生不得受享只爲惑憂懼三字惑能令人識眩憂能令人神瘁懼能令人骨竦泰甯之宇自生踧踖循環無端廓清無日只有仁智勇三字彼將不驅而自退矣然只一誠字盡之誠則無蔽而明誠則無疚

而樂誠則無欲而剛。

能放下時占力量無歇手處驗功夫。

堯舜兢兢業業文周翼翼乾乾與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夫豈有二乎哉兢業乾翼正所以完保此樂之本體孔非發憤何能樂以忘憂顏非竭才何由欲罷不能濂溪教人尋孔顏樂處明道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其旨微矣

問黃石齋廷杖八十猶自負知易趨吉避凶之道安在曰文王羑里時豈尚未學易乎易卽是道患難死生不離乎道無入而不自得方謂知易學易者學此而已必欲避禍術士之見也

問一身無主日夕營心何日是了期曰須知了心之法則當下可了不知了心只于軀竅上求箇完全無缺欠則終身無了期從來滿谿壑之欲不足滿耳目之娛而饑餓不能出戶誓死不忘溝壑者卻所以鄭重其身不爲穢汚所點染耳老氏謂身爲人之大患旨哉言乎睢漁爲業至人託跡卽採山中之藥拾澗底之薪皆古高人行徑安分量力不起非望便是了當法也

問道在何處曰道在眼前曰眼前何者是道曰任舉一物一事莫須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果覺得無一物一事非道時行物生古今天地皆呼吸于一氣之中方是吾之全體

我輩不必患人之輕言也自能謹言則輕言者亦吾師矣不必患人之好高也但能自下則好高者亦吾師矣善者之從猶有限觸不善而能改則無人非師無地非師受益甯有窮耶此之謂能自得師

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對之人。相對之物。靜對之我。正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能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諸遠且難。不知道者也。學而時習之。智及之。仁能守之。知之好之樂之。皆指此眼前說。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問孔顏之樂。如何偏在蔬水簞瓢。曰。其老腳全在發憤忘食。吾見其進。第思所憤者何事。所進者何事。是全無己私隔斷。故能無入而不自得。

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堯舜躬行其事。孔子心統乎理。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禹稷顏回同道。一是仁覆天下。一是天下歸仁。非兩件物兩件事。誠之至聖之至安焉者也。學而知利而行勉焉者也。本體各具。因氣拘物蔽。遂小其家。當至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本心竟全失矣。失其本心者失其仁。便不成人。孟子一口道破曰。仁人心也。蓋謂帝王聖賢。與夫婦之愚不肖。皆天地所生之人。則皆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故急須學力由幾希乍見。各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擴充日用道學自修工夫。則不患不與仁相近也。學修工夫。非無把柄無著落。子臣弟友能盡分。視聽言動能循禮。喜怒哀樂能中節。所合于仁者合此也。形迹格套不必論。只在戒欺求慊處取齊。清亦仁中之清。忠亦仁中之忠。果達藝皆仁中之一節一目。總不得爲仁。顏氏子三月不違。庶幾與天合德。四時合序。豈可輕爲他人言。其所告及門爲仁之方者。皆隨所在而强爲指稱者也。指稱種種。原爲人覩面成違。不得不隨在指點。而記者直曰罕言。原非言之能盡也。仁必本于孝弟。此正天地生人之根。仁義禮智樂之實。豈能于事親

從兄之外別作道理堯舜之道惟孝弟孔子之行在孝經盡之矣

問處毀譽之道曰聞譽增惕慮有過情之恥聞毀加修借爲自全之路

問人有君子有小人豈容概以一厚待之曰使君子益進于君子幷能轉小人爲君子此天地父母之心也何厚如之

問爲人曰無爲其所不爲問治心曰無欲其所不欲一毫非禮非義之事不涉一毫非禮非義之念不萌此是何等境地

問聖賢豪傑亦有做不去之時曰聖賢無時不可做顯晦窮達總不必問豪傑卽有不能濟事之時然無不可見之心

人生第一吃緊只不可見人有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則親疎遠近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坑塹中矣臣弑君子弑父亦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可畏哉

死生之關不破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用所欲惟生矣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爲所惡惟死矣吏册上多少遺臭之人皆從此欲生惡死之念做去能透此關功名富貴自無犯手處

問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二語足盡道否曰無物不有者道之大萬物所以皆備也無時不然者道之久至誠所以不息也此外還有何事

少有勞于人而提在口淺矣少有觸于我而動于心浮矣人在疾病而責其言語之中節人在饑寒而責

其禮義之無愆刻矣腐矣。

有情識。不能無是非。有是非。不能無好惡。有好惡。不能無毀譽。聞毀而怒。聞譽而喜者。不知學者也。易曰。無疚無惡。方是闇修之體。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猶有名心焉。不虞之譽。所謂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以求財操著。曰易配道義而論吉凶。聖人之書也。求財非君子之道。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富不可求。聖有明訓。大抵非道非義之事。不慊己心。烏能對羲文周孔之靈。六十四卦中三十四卦言貞。此可爲戒愼之君子道。難爲無忌憚者言也。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知聞知。傳道之人也。微危精一。授中之人也。卦辭爻象。用易之人也。三千倂載。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于天。

學問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飲食。而有裨于綱常名教。其規模宜宏。操功宜闇。不從闇然處用力。便是假之也。故論語首章。卽拈出不慍二字。

儒者談學。不啻數百家。爭虛爭實。爭同爭異。是非邪正。儒釋眞僞。雄辨無已。予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賢希聖之事。論孝是爲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道是親師取友之

事。論生死是生順歿甯之事。只此數卷論語。無義不備。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爲大儒。識其小者爲小儒。不歸本于孔聖之道者。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之書。不必觀可也。

士大夫有生前無咎。而死的不分曉。將幷其生平而喪之。有死的明決。而因以諒其生平者。臨了一著脫然無累。方是聖賢眞實學問。

昔人謂富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予謂無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知學則無一善一節之可言。

馮恭節有言。念中非聖。念懸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懸有空。卽有我也。我見生。則梵焉馳逐而成奈。我見忘。則廓然順適而無跡。試想子絕四。是何如境界。

士大夫議論偶激。遂成終身之隙。從來犯此病者。多在賢知。韓范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多異同。魏公所以能當大事也。

孟子謂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大與聖神。若有間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人與聖神。又無間矣。蓋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顏子造詣已幾于大人。故得一善服膺勿失。所謂大可爲也。孔子乃位乎天德。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所謂化不可爲也。大與聖難于分別。而功力有淺深安勉之不同。

人人有亢而悔之時。一言之亢。卽招尤也。一事之亢。卽招悔也。聖人庸行。終日乾乾。無亢無悔。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時中在何處。發而中節爲和。未發時和在何處。惟戒懼君子自領之。聖人於平等事。看得極重大。故常自歉其未能。曲士于重大事。看得極平等。故常自侈爲無不能。自歉其未能者。江海之量也。自侈爲無不能者。井底之見也。

雖大行不加焉。不能加也。雖窮居不損焉。不能損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若固有之。時而潛。時而飛。總此龍德耳。夫豈有加損哉。

德曰龍。無論操三重而定四海。卽衡門之下所發育而峻極者。眼前皆三百三千。禮儀威儀。充周洋溢之景象。未至龍德。烏足語於此。

夏殷周一禮相因。而妙處全在損益。如無損益。天地爲死局矣。六十四卦。皆相逼而來。不得不受。不得不轉。節宣陰陽。摶捖宇宙。古今一大損益也。大哉易乎。其用無窮。與天地相爲終始。

易之六十四卦。槩以貞爲主。貞而吉。泉蘗一流。貞厲終凶。則文王箕子是已。貞而凶者。其龍逢比干乎。夫貞矣。而何以凶。蓋凶而不失其貞者也。或曰。楊左諸公不知易。予問之曰。貞凶。曰。必欲避凶。則崔魏矣。烏乎可。用易而不用于易。其惟聖人乎。

堯授舜。舜授禹。一中而已矣。湯亦曰執中。孔子曰時中。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門遂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相傳宗旨。善學者。能于未發氣象而見程子子思。則可以因程子子思而見堯舜

禹湯孔子矣大哉中乎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乎易其能處憂患乎六十四卦會而通之皆所以處憂患之道不獨履謙九卦爲然也

吾人一日之間寸心靡甯幾多紛擾思慮累之也靜言思之思慮何爲也哉期此時此事有當于理而已矣果當于理也思復何思慮復何慮此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陰陽貞勝自有天地而已然矣陽剛而陰柔柔似不能勝剛然道心微而人心危則剛之不能制柔也明甚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而不仁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易之爲用總欲化小人爲君子其扶陽之意乎甯獨易也五經四書暨諸儒之旨無非欲化小人爲君子

易稱龍德而隱足乎內而不待乎外人不知其隱獨行其意不易世忘世也不成名忘名也遁世無悶所以忘世不見是無悶所以忘名樂行憂違出處不分爲二一知有隱徵聘可至聲聞可加非龍隱矣或曰夫子隱居求志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嘗不計及于行曰當求志時惟恐人知而不能副正所謂龍德而隱者也

從來學者每傷于所恃淺儒有淺儒之恃大儒有大儒之恃恃不同所傷一也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這裏是欲破其所恃也大易洗心退藏于密其至矣乎

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明道之言至矣盡矣心何嘗有百官萬物也心何嘗有兵革百萬也心何嘗有

蔬水曲肱也。總之皆適然之遇而已矣。如是來。如是往。只行其無事。實無一事也。雞鳴平旦之頃。偶一猛省。令人躍然。

容色辭氣。關此心之操舍存亡。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太和元氣。至德流行。故學者須用變化氣質。氣質不變。是心之放也。正衣冠。尊瞻視。以飾于外。然收斂身心。內外齊一。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學問之道在是矣。

人生最不堪之境。曰蹇。曰困。曰坎。然以敗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行有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歸于得。蹇詎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于困。困固君子動心忍性之會矣。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以此成卦。即以此立教。治己治人。其用甚大。入險出險。游刃有餘。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孔子厄于陳蔡而作春秋。遂一時之志。垂萬世之教。憂患之生人。亦大矣哉。

士君子遭時遇主。身與道俱亨者。志願遂也。身否而道亨者。不亂羣也。身亨而道否者。凶咎之叢也。志願之遂。不能必之于天。羣之不亂。可勉之于己。凶咎之叢。可以尤人乎。

欲觀天地。觀之于萬物而已。萬物所以成天地也。欲觀萬物。觀之于我而已。我備萬物也。人只因不識我。遂不識天地。不識天地。不識萬物。則我止爲萬物中之一物耳。

問從來隱士多恍惚疑似。不可爲據。即棲身山林。癖性難回。枯槁而死者。似亦無當隱居之義。曰。有龍德

者。然後可以隱。潛見飛躍。豈有異道哉。有出山之隱士。伊尹、傅說、太公、孔明是已。有歸山之隱士。范少伯、張子房是已。有以隱士出。仍以隱士歸。李長源是已。陳太邱、郭林宗、管幼安、陶淵明、王文中子、周濂溪、邵堯夫、劉靜修。不亢不悔。皆隱而蘊行之趣。未可與山林枯槁之士律論也。嚴子陵爲隱士之宗。有謂其時遭之泰。遇主之知。道既可行。身何以隱。余曰。子陵而不隱。不過爲際會風雲時。一鄧禹一寇恂耳。不臣故人高尚其志。隱然以賓師自任。惡得爲石隱者乎。

食色爲性。今古沉迷。悅而甘之。不問愚知。非道學自修之君子。鮮能不以爲心害者。認以爲性。其流弊無窮。提一命以砥之。其防維亦大。從古帝王賢聖。經世立教。只是令此食色二字。一歸于禮而已矣。食色蕩禮。其凶於家。害於國。如影之隨形。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問人生何事最樂。曰。無違心之事。則樂矣。時時不違心。事事之違心。自然充實光輝。有根心生色之樂。違心則疚。疚則惡。惡則辱。惡得樂。

氣勝則一人不服。心虛則無人不服。是取諸人以爲善。所謂以善養人者也。養字中有多少涵濡薰陶之意。硬去服人者。器量便躁。而淺人如何肯服。

浚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毫楮。所謂嚌其糟粕。迷惑之甚者耳。乾坤易簡。時物行生。此段消息。無刻不在目前也。認得出。著衣吃飯。行立坐臥。活潑潑地。認不出。憂囚桎梏。何時是舒眉展眼之日。此時不借力於他人。不姑待於異常。當下目憤憤時。即是樂時。

從古英人志士當可有爲之時用以攄一朝之意氣發千古之悲涼切莫當面錯過一瞬失之終身莫贖悔何及矣人之言曰運在日中浴于扶桑易運在昃食捧日于虞淵難三復斯言不能不爲有志而殞者三歎息也

世無治亂總一學術達者以天下爲事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下萬物無罪窮者以一身爲事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能於罪過勘得分明者窮達皆有賴焉者也獨悠悠忽忽到處視爲無罪過之人破先聖先賢格律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吾不知之矣

世人未有不愛富貴者有人焉愛身甚于愛富貴則賢矣蓋身自墮地後富貴原屬增加之物是豈可同日論愛乎人未有不好名者有人焉尤好不好名之名則益賢矣蓋名所以標此身之爲仁人爲義士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成焉至好不好名之名則闇然與天爲遊所謂不慍而無悶者乎富貴利達之念既已不染忠孝廉節之事亦復不著此之謂至人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蓋萬物之生本於陰陽之氣況五氣交運益參差而不齊故有生之類雖揉者衆而精一者間値焉又何怪乎君子少而小人多乎以其間値之難似天有意閟惜而國家又失于愛護長養此從古所以歎才難也

善學者于日用飲食間須守一塗轍以自固性情始不奔放筋骸始有矩度窮大而失其居何以爲崇德地乎蔑棄名教者全自不受簡束之念始

人各有一事之明。只因氣躁神浮。守之不定。便爲曲說所亂。異端所刼。出見紛華而悅。見獵有喜心。賢者不免。而況恆人。此回所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無頃刻敢懈其所守也。

非信不立。非義之信。信之賊也。君子甯弗信也。非恭不肅。非禮之恭。恭之蝕也。君子甯弗恭也。因則不孤。失親之因。因之濫也。君子甯弗因也。所爭只幾微。而相去乃千里。非深于學者。不能析其幾焉。

雖治世不能無小人。君子道長。則難乎其小人。故四凶不能肆毒于唐虞之世。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小人道長。則難乎其君子。故三仁無救于殷紂之亡。伊尹不避放君之名。以成千古之大忠。使三年委寄于匹人。安能正嗣君。天下事去矣。安有伊尹也。周公不避滅親之名。以成千古之達孝。使七年委寄于匹人。又安能保冲主。天下事去矣。安有周公也。漢唐創業呂武擅權。非留侯與梁公。則漢唐之祚不可知。而同人之助。亦豈容沒沒也。

凡事有成敗。每慮有得失。只計其成之得之之數。一有敗焉失焉。必隕穫矣。處敗在成之先。處失在得之先。則成也得也不足喜。敗也失也不必憂。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憂。其中必有大過人者。遇事便束手。被辱即動心。逢憂輒短氣。人可得而顛倒之。驅役之。儒生俗士之淺淺者耳。

眞實學問。立心必本一誠字。接人必本一厚字。不誠不厚。作僞之術。刻薄之行。鬼神且惡之。而況于人乎。一生成就。全借共學之人。與勝己者友。則畏心生。不期收斂自無不收斂。與不勝己者友。則忽心生。不期

縱肆自不覺其縱肆矣。

有若無。實若虛。大聖大賢之所以忘己也。能忘己。乃能貴己。無爲有。虛爲盈。俗儒曲士之所以矜己也。一矜己。必至于喪己。

任事之難。不難于智識。而難于氣骨。無氣骨。則是非好惡。不敢皎然別白。而顧惜觀望。必求立于有譽無咎之地。不知此正譽之所損。而咎之所由積也。名列逆案。身事賊庭者。不錄此二語。澄汰流品。大裨名教。而議者咎其犯時觸忌。不亦謬乎。

有事苦紛擾。無事苦岑寂。事先苦將迎。事後苦留滯。無此四苦。天君泰然。

問某某局器太隘。曰。彼能隘。故能守而勿失。可以寡過。若希高慕大。則故步全失矣。人以之見短者。予以之見長。短處是其長處。然予以之見長者。人又以之見短。長處又成短處矣。長短無定境。正學問無止法。據一級。纔覺一級之得力。前面又懸一級。由共學而至于權。由善信而至于神。甯有盡境乎。惟深造方可言得耳。

人心寂然不動之初。渾然一易也。有感而發。便生出許多爻象來。千變萬化。不可究詰。而總歸于至當不易之理。所以禮曰。潔淨精微。易教也。如書便眞箇有這政事謀謨。詩便眞箇有這人情風俗。易卻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出來。千古不出其範圍。此所以靈。

處事接人。要有一段安閒不迫急之意。方能應得不錯。卽作文寫字。以至著衣吃飯。行走坐臥。皆容不得

一毫迫急著一毫迫急便是欲速便是正助學問工夫無鉅細無顯微其正助一也

理一而已矣而氣有陰陽謂性之善者是就其理之一者言謂性有善有不善者是就其氣之雜者言也然纔有此理便有此氣共域而行反之之君子身之之聖人調劑于陰陽偏勝之會陽不使之不足陰不使之有餘仍歸于理之一此所謂性無有不善

人有咎人之多疑多悔者曰彼幸有此疑與悔耳今之能直行其所信者誰哉疑則明生焉或不至冥行罔覺也今有動則如己意如人意者歟有此悔庶不至謬于前者復迷于後悟心之萌改過之漸也疑與悔正是學問入手處

問乾易知坤簡能曰夫婦可與知夫婦可與能問四時行百物生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問體用一源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問顯微無間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靜而無欲靜固定仁者之靜靜以此動而無欲動亦定知者之動動以此非無欲而動不成動靜不成靜矣

問制事制心曰心在事上見未有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而行事乃不仁不義者禮制心是謂居敬義制事所謂時措咸宜耳

吾人一日之間行事有順不順一夜之際夢魂有安不安果能湛然如一無少動搖便可言體受歸全生順歿甯之事所謂知晝夜則知死生矣苟舍此而別求死生之道愈遠愈難安望一朝之有聞耶

問聖人明哲保身無得禍之道曰聖人固不樂處禍然禍福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第恃有處禍之道不失己雖禍亦福也一失己雖福亦禍也古今以禍而成其爲君子者宜論福以避禍而成其爲小人者宜論禍

飮食之人則人賤之以無恥心也呼蹴之與行道不受乞人不屑恥心何嘗盡喪但無大人君子提醒之乍明乍滅終歸汨沒遂令孔孟之教澤無權彭餓夫只爲不苟食甘死如飴蓋亦恥心之所激乎此心所以撐拄天地者全憑此志志不降則身不辱俯仰千古夫子獨許夷齊眞是鳳翔千仞魯仲連嚴子陵如生孔子之前不知如何位置

近代能挺立之人認的題目清楚守而勿失使不倒塌若于本性靈光眞實有悟未敢輕許也堯舜周孔至今在其精神原足包裹古今千百世後飮食男女不盡流爲禽獸者猶其遺澤也要做箇千古眞豪傑會須根尋堯舜周孔之心盡脫世網直證性初方有箇安身立命之地方有箇宇泰收功之期當于何處索得此人

賢者珍重其身護惜其名有轍迹可循無瑕可指聖人不磷不淄不慍無悶又進一解淵明云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言名不足賴各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言身不足惜也雖非聖人之訓自是達者之言人生貴適志豈非以無累於事不役於物而志方得適乎平居暇日正好禮勘此段機趣一爲事累物役則身在桎梏中猶幸一日禍之未及以爲快心娛意之計哀哉愚矣

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于此無慙。便可以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而忽諸。

問。待人之道。曰待君子。宜盡吾敬事之禮。彼庸衆。宜盡吾接引之心。待小人。則誠篤謹密。莫示以狎侮之漸。總之要以我包裹人。則可以位置乎人。而轉移乎人。善人君子。能位置一方。轉移一隅。堯舜周孔。則能位置千萬世。轉移千萬世者也。其位置之樞。轉移之妙。亦惟此親義序別信而已矣。經常秩秩。動而有節。方能無入不自得。不能自得者。皆聽人位置。而隨人轉移者也。鄉黨拘曲之士耳。

士大夫與其謹密無甯疎曠。謹密者。飾邊幅。修節文。鄉黨自好之士而已。其伎倆原上于此。一投以艱難盤錯之會。識膽俱裂。立見窘迫。歷觀古來能辦事者。決非小廉曲謹之士。孔文舉、陳元龍、張齊賢、陳同甫輩。甯有取焉。苦聖賢豪傑。則廣大中更饒精微。又不可以此論也。

學問之道。非有通天徹地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少年識不定。膽未堅。剛老來形衰。力漸頹廢。壯盛之日。精神可爲。又多不肯爲。兼無父兄師友督責之。因悠忽成暴棄。徒消費有用精神。管公明所謂列宿不守。衆神亂行。神思遐幽。靈風可懼。三復斯言。令人骨悚。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內外上下。然後總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而次第出之。本源澄徹。即有淤流。不難疏導。患在不立本而騖末。濁其源而冀流之清也。得乎。一家之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末猶萎焉。必其立之之根未固耳。立之之道。豈有已時。本分自盡。斉並

不見吾分有圓滿之日古人榜樣一一俱在只不聽婦人言便有幾分男子氣
放翁有云詩到無人愛處工學人不於人所不知處著力祇打點目前供人玩好此豈深造自得之士命世豪傑其所以安身立命者斷不向人口頰間襲取也
心之官則思而易則又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而歸于何思若冥然無思何以能作聖是枯禪也
問何以謂之道曰感應而已矣當未感時此心寂然也一有感而喜怒哀樂之情動焉仁義禮智之性出焉偶感偶應萬感萬應其中節露靈處所謂天下之達道也應處不合人己兩失其離道也遠矣
陸子曰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明其然也曰道原于天天字從皋陶發出知天則知道矣箕陳洪範禹與箕皆心與天通故孟子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
吾性之所有者不容減一分減一分則失一分故物吾性之所無者不容增一分增一分則添一分邪思故曰正念不減之謂故邪念不生之謂新
問聖人之心何以能與性命天道融會無少間隔曰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盡性立命知天皆本于心故但盡其心而已矣
問太極與天命心性作何分解曰太極者極至之理也在天命心性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命心性之後而不爲後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無終始離合之可言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此爲太極而已矣

學問大頭腦總不離知止二字知得止時則此心有主任思慮之紛出而機趣裕如也任感應之錯投而本體謐如也

心無體以事物爲體心無用以好惡爲用離事物則無知可致離好惡則無致知之功一部大學須于此處領悟

周元公識徹全體學透本源其儒之宗乎誠卽太極卽乾千古神聖祇此命脈天地人物從此化生曰道曰善曰易曰性命皆誠之異名耳誠之一字最難名言故註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誠無爲誠則無事復云無思本也不見其跡頻頻指示皆無極之微言程門觀未發氣象正從吾心無爲無事無思寂然不動時默默體認而天地聖神之奧無不可識非二氏之淪于虛無者可同日語也

寂然不動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遂通者中節之和道之率也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君子愼乎動以還其寂然之體者修道而教也孔孟以後遞及周程張朱諸大儒皆修道而教思誠者之事

學人第一要有識見識見不高縱有小執持亦不過規規自完能幹得甚事古來能辦大事須開第一等眼界認第一等題目做第二人便是無識

思慮紛亂此心無主總因志氣齷齪識趣卑暗瞻顧遠而係戀深卓識高朗之士看破一切齷齪卑暗之習知水火之必不可蹈必不肯思暈蹈水火邪思雜慮不期省而自省矣

謂富貴爲賢者不欲豈情也哉只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是其所以異于人者耳

康節學于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人于道理。須經自己思量。方有悟入。程門亦時有此意。所以多高弟。泛泛問答。祇是一番酬應而已。何關學問之事。

人知軀竅之爲己。而不知精神乃眞己也。精神日流轉于軀竅之中。與天下之事物相酬酢。而人不可見。即體物不遺之鬼神也。能養得此精神完固充周。便是不以生而存。死而亡。吾之神與天地之神。當不作殊觀。

知好樂一步深一步。思謂好樂非難。而知爲難。蓋好樂者。知之盡境也。知之至。自住手不得。唯不知。則日貿貿于離迷鬼蜮之場。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逐日飲。逐日食。不知飲食之味。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幾何。

無念中忽起一念。而此念遂燎原不可撲滅。皆緣平昔貪安雜慮多。思路慣熟。遂不能自主。法當究詰其何以發端。何以歸結。眞是以身試法。自當驚汗無地。雜慮漸少。則此心清明漸復。困勉之功多如此。

能生君子之敬者。自能祛小人之侮。非誠慤端重。不苟于言動者。不能。

吾人一點性靈。爲天地古今大主宰。只爭悟不悟耳。悟則天之高明。吾性之高明。天高明之覆物。吾性之覆物也。地之博厚。吾性之博厚也。地博厚之載物。吾性之載物也。前乎此者幾千年。後乎此者幾千年。人賢愚。世治亂。總此天地民物耳。無庸納之吾性之中。欲推之于吾性之外。不可得也。唯不悟。則生不知生。死不知死。與草木同朽。與禽獸同蠢。豈不可哀。

顏子有善未嘗不知。仲由喜聞過。此是聖學真血脈。陽明謂其弟子曰。你私意蒙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愚謂學者千言萬語。都不濟事。只能克去己私。遷善改過。便是立命功夫。

夏峯先生集卷十四

語錄

昔人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爲己物。愚謂只有這件事是生之所以爲生。全而生之者無愧矣。死之所以爲死。全而歸之者無愧矣。不能完得此件。生也罔然。死也罔然。

問世界多缺陷。人情多苦趣。不知如何方是圓滿。方得快樂。曰。若求無缺陷之時。天地有所不能。時有窮通。歲有豐儉。身有老少。隨緣順應。不作非分之想。任世界之缺陷。而我不見有缺陷也。人見爲苦趣。而我不見爲苦趣也。如斯而已矣。

水遇寒凝結成冰。冰遇暖消融成水。水之與冰。原非二物。人心者。一念之迷。道心者。一念之覺。迷如寒之凝爲冰。覺如暖之融爲水。亦非有二物也。覺時卽非迷。更無兩候。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曰。誰能明叛于綱常名教之外。遇父亦知愛。遇兄亦知敬。遇親戚朋友亦知禮讓。此百姓日用于其中者也。而謂其知愛親之實。以盡仁之道。知敬兄之實。以盡義之道。知親友相接之實。以盡禮讓之道。此賢知所不能者。烏敢望之于百姓乎。道之不行。由不明。孟子敘道統。而歸于見知聞

知則知乃聖者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民原知不得

長生之說久中于貪生者迷妄之心結成誕幻之夢不知人無百年不滅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堯舜湯文周孔以至周程張朱諸儒其形之滅也久矣而其心固炯然常留天地間也二氏所謂長超生死意亦如是于此不悟必欲苦苦存此殘喘之形軀亦愚矣試看暮年之人志氣昏亂似無知識之孺子夫孺子之無知識其天全暮年之無知識其神亡神亡而形存所以晚年多敗德耳長生何益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此固仁人長者之行御小人使不罹于法此尤天地父母之心

余嘗言夢寂難對蓋有是心因有是夢亦有絕無是心而竟有是夢者甚訝之隨于雞鳴平旦時簡點生平今無是心矣或壯年有之或少年有之其根猶在故不覺其伺隙而竊發也無盜賊之夢者原無盜賊之心種種情緣物欲畢竟有戀而難割者在是在人自搜剔耳

盈天地間千條萬緒紛陳于耳目前其視之禮與非禮目不能操其權其聽之禮與非禮耳不能操其權總歸之于心心主思思其非禮者勿視勿聽此謂先立其大此處大有擇執功夫思則得之而大立立之久則紛陳吾前者各歸條理思而還其無思之體故曰天下何思何慮認何思爲無思何慮爲無慮未免以食色爲性其流弊將不可言邇來學人多主此說不知于近思慎思九思之旨當否周公大聖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方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屏思絕思而未見其能得也能中也聖人從容中道纔見天下何思何慮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不失二字最有力如盆中菊赤子之不學不慮是根裏花大人之不思不勉是梢頭花然滋息灌溉枝枝葉葉毫無傷損其用功也亦勤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知此方可言不失赤子之心

得之爲有財而以天下儉其親此名教罪人然實無財必以財爲孝破廉喪恥辱親實甚故曰殮首裹形未爲不孝有情有文者于親無恨于心無恨情至而文不至者有愧于親無愧于心情文兩不至乞墦登壠務爲苟得祇虧體辱親而已矣

問自立之道曰必欲隨俗入同流合汚一路必不隨俗入索隱行怪一路均非特立獨行之士

閻人生何爲第一義曰知恥不知恥無論忠孝大節不能做即小廉曲謹之事亦不肯做

從來謂潛與見爲兩局闇與章爲二境愚謂君子潛固潛即見也仍不離潛之體總歸于潛而已君子闇固闇即章也仍不離闇之用總歸于闇而已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潛與闇之謂也

教雖多術然不離誘掖磨練兩法誘掖爲初發心者設磨練爲久發心者設初發心但據見在一念多方接引絕不苛求孔子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孟子引齊宣王是也久發心則必通照其平時細加簡點毫不假借孔子成就及門諸弟子孟子謂樂正子徒哺餟是也涇陽云兩法兼用纔可大可久

閻過去者不能不沾滯未來者不能不將迎此病應如何曰不必然之沾滯不必然之將迎當下立斷然亦有過去未來與當下相關者則過去未來皆當下也孔子忘食忘寢以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豈其沾滯于過去。將迎于未來者乎。懲前日之非。堅後來之是。皆從當下做起。

世運有古今。人知之。而一人之身。一生亦有古今焉。一日亦有古今焉。由孩提而稍長。而壯而老。一生之古今也。由雞鳴而平旦。而晝而夜。一日之古今也。一生之古今。當于孩提稍長時。淸其愛敬之眞念。勿令有初者鮮終。一日之古今。當于雞鳴而起時。淸其有善無利之本念。勿令出此而入彼。一刻悠忽。遂成墮落。可不勉諸。

從來做聖賢做豪傑。眼界欲空。腳根欲實。眼界不空。則識趣卑陷。開手便差。腳跟不實。則操修影響。到頭彌惑。孔子登泰山小天下。眼界之所以空也。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腳跟之所以實也。

張侗初云。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此言形生非生。形死非死。有所以超于生死之外者在。有亢客云。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涇陽聞而擊節稱善。唐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繼而思之。須是生死一齊放下。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便識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便無生死可言。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剩語矣。

王文成曰。只在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愚謂常見在三字。極平常。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也。曾子之日省。曾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四勿。顏子之常見在也。孟子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子思之常見在也。無一刻不在。便是至誠之無息。天道之不已。稍雜物欲。則

此心時在時不在全爲物欲所錮蔽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在矣只一心不在便不可以爲人求放心三字是起死回生之手

以聖賢豪傑爲必不可能甘心爲不肖者此無志之凡民也指悟頭爲了頭認見成爲聖賢不事學修之功謬以食色爲性竊自負爲不世之豪傑不知祇成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矣

問因果有無曰因果有無俱不必論第謂忠臣義士含冤地下便以爲殃而無作善之報則非也亂臣賊子含笑九原便以爲祥而無作惡之報則非也天既成之爲忠臣義士則忠義便能立命祥有大焉者乎天既俾之爲亂臣賊子則亂賊便是定案殃莫殃于此矣一時之賞罰可逃千秋之衮鉞難掩凜乎可畏竊莫咎積善不靈也

邇有讀鹿伯順說約者極服其快論然謂其論猛其氣勝予曰誠然鹿子服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且與人相砥礪居然鳳翔千仞俯視流俗其發金花也觸神皇帝之怒而神皇帝不能奪其志其上書葉首揆座師也觸首揆之怒而首揆不能奪其志其疏辨馬御史也觸舉朝臺省之怒而舉朝臺省不能奪其志嘗題聯官署云官要錢瞞不過吏不怕對天對地對神明只怕對吏士無恥成不得人漫言做聖做賢做豪傑且言做人陸子之嘅天嘅地孟子之塞天塞地鹿子身有之故其言如此

謂諸子曰日悠忽而自謂無事者不知有本分事也知有本分事則耳目精神何日是苟安之日日經營而自苦多事者不能無願外心也能無願外心則晦明風雨何時非受享之時諸子請問曰所求乎子

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是謂本分事居也而無求安食也而無求飽是無願外心請益曰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非願外也已無求安而願與人共安已無求飽而願與人共飽實本分也素位而行者須不願外不願乎外者須行素此方是君子于此通徹纔可言學

學之頭腦要在識仁學之下手須先求信蓋仁者五德之始所以統四德也信者五德之終所以成四德也幾希之仁義禮智人恆有之患在不實有諸己耳

天地間氣有聚散物因而有成敗無散而復聚之氣則無敗而復成之理先儒亦云物之敗也其氣遂盡無復本厚之理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耶

問處人之道曰不失已自不失人敬在君子而能起君子之敬者不在君子也侮在小人而能卻小人之侮者不在小人也于己取而已矣

范景龍昔爲予題一聯云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今逾三十年矣默自循省揚善庶其自勉而隱惡甚愧未能蓋賦性褊急是非之心不能混淆故多不能容即强爲容矣非其中之所恬也古人有言閨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此豈無當于義而故爲含宏哉君子一于求己故不暇責人也顧厨俊及之禍正不明其默足容之義皆所謂不知學者耳連日覺有口過書以志警并告教小子

戴巖舉來書云閑邪固是終始要領然克治時如此不知靜中存養時其實實下手處若何光景至所云勿助無忘如何節候答云紫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是眞實下手做工夫處然動靜卻不容分時時

動動中有靜時時靜靜中便有動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于無念中而忽起一念此便是動當省察此念之從理從欲理則存而欲則克此是惟精工夫到得無欲之可克理不待存而自無不存此便是唯一工夫省察在此存養在此非謂精矣遂無粗一矣遂無二人心道心共域一閃念遂是人心一克念遂是道心道愈高而魔愈大閑邪是始終要領而存誠即在閑邪中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全是省察克治而居安資深逢源便是靜中存養光景此時亦不必太著力然深造自得之時卻不容得一念忽忘一毫正助忘與助即邪也僕嘗聞之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忘勿助間此實工夫真節候也無時不戒愼無時不恐懼是存養是不忘戒愼而非著力無欲速是勿助孔子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如此存養省察之功然後有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際正可想見存養

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今日而霸業亦絕響矣然王風帝德未嘗不浮寄于天覆地載之間孔孟有志三代道雖未行而道未嘗不明孔明有儒者氣象伯淳有王佐才昔人嘗稱之予謂陽明之學術事功眞儒名士合并爲一一洗腐儒曲士之陋習矣

陽明在贛諸寇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陽明曰自吾大征及登堂賞劃直至與諸生相對並較無少增損此卽諸生之助尹吉甫中興歸而飲御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益信革車百兩無異蔬水曲肱

大學心廣體胖。論語悅樂不慍。中庸無入不自得。孟子粹面盎背。千古至聖大賢。其所受享。只有這些子。然非可襲取而僞爲也。心廣體胖。須本誠意。悅樂不慍。須本時習。無入不自得。須本素位。粹面盎背。須本仁義禮智根心。隨取隨足。常用常效。不取不足。不用不效。索影于形之外。求響于聲之外。此必不得之數也。

人生自少而壯而老。必先有主張。欲作何等人。欲做何等事。方不惑于他岐。夫子所謂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者也。到知命時。日用皆天則之流行。神無方易無體。變動不拘。不可爲典要。孔子從心不踰矩。與大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一箇境界。

道不離器。離器何處覓道。性不離形。離形何處覓性。六十四卦之中。無一卦非太極也。三百八十四爻之內。無一爻非太極也。謝上蔡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是在學者自悟耳。

吾人一日之間。能討得箇境閒心靜。便是羲皇以上人。莫看得容易。貧賤人役役于衣食。境固不閒。心何能靜。富貴人擾擾于名利。境愈不閒。心何能靜。非眞實見道。安能享此閒靜之福。境非以無事爲閒。心非以無事爲靜。直能行所無事而已。此所以爲難。

人有言。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謂此日爲一年之結局也。又有言。下棋千盤。末後一著。謂此著爲一生之結局也。人生難得盡善。此著結得好。從前不善可無論。生平雖多可述。此著結得不好。從前之善亦可無論。微乎危乎。可容一息不愼乎。

不容不思不容不慮但思其所當思慮其所當慮則思慮漸省矣不容不講不容不說講其所當講說其所當說則講說漸省矣不容不是不容不非但是不必于己非不必于人則是非漸省矣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對者卽所謂唯一也然須無時不戒愼無時不恐懼此寂然不動者方無閒雜是之謂唯精精矣而又覺其粗也一矣而又覺其二也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孔子何有于我之念到底是如此一倦則全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之時

或問以禮節之與發皆中節恐不同曰未嘗不同但有安勉之分耳以禮去節所謂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發皆中節所謂樂節禮樂有從心不踰矩之意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是非好惡乃士君子行己持世之大端韓魏公不分黑白語到小人傾己處氣益和平矯與僞俱非也蓋是非者致知之源存其是而去其非非一味別白于人也好惡者力行之實不使尙而不使加亦豈爲人哉魏公嘗暴過人澄不清淆不濁乃能養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顧厨俊及名成而國受其敗者以虛名受禍季世君子多犯此病其默足容正其沉潛于是非而不浮動于好惡耳求己求人不可不辨

昔人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天與我以性我果能盡則形雖亡而此一段精氣神理當自常存于宇宙間若不能盡則當生時而神理已亡矣朝聞夕可謂不聞則罔生耳與腐草何異

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傳習曰仁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總是一箇己非另有一箇己代替此一箇己也人心

之心。道心之心。總是此一箇心。非又有一箇心換去此一箇心也。克復而天下歸仁。精一而允執厥中。正非有二意。

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是無時無處莫非天理之流行也。精一執中。是堯舜自己體貼出來。無可無不可。是孔子自己體貼出來。主靜無欲。是周子自己體貼出來。良知是陽明自己體貼出來。能有此體貼。便是其創獲。便是其聞道。恍惚疑似。據不定。如何得聞。從來大賢大儒。各人有各人之體貼。是在深造自得之耳。

激烈不平之氣。皆人心之天理。賢者發之。不肖者絕焉。衆人偶觸而輒散。所貴乎學者。常令此心之天理。既不至絕而散。亦不可過爲奮激。過爲奮激。便流入于俠人節士。憑理不憑氣。認性不認情。此不可不解。

康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此語急宜理會。蓋靜之一字。殊未易言。而動中習靜。尤未易致。易曰。艮其背。行其庭。艮背者。心止其所而得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靜也。見靜非寂然不動。而習靜正不得離動。考亭稱濂溪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陽明平叛徭。擒宸濠。羽檄倥傯之際。但以靜行之。蓋不靜則神浮氣躁。過則叢脞。不及則遺忘。安能有濟。謝顯道宰應城。胡安國以曲學使者過之。人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謂顯道能化及此輩。遂稟學焉。古人云。輪刀上陣。時有老衲坐禪。消息凡事到手。隨時隨應。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殆庶

幾焉。余耄矣。有志未遂。竊有望于同人。

不可爲而不爲。安其本分之常。賢者皆知自勉。不可爲而仍爲。力挽江河之逆。非大聖人豈能任。任當其才。則千鈞可加。任違其常。則一毫亦乖。士當自量。不可輕借口力不能縛雞。而妄思搏虎。其不爲所噬者幾希。

人有言。雅懷每絀于俗慮。濁福不降于清流。余謂既牽俗慮。使非雅懷。業名清流。安得濁福。原無兩生之道。除一分俗。添一分雅。去一分濁。添一分清。以清雅自負。而仍溺于俗慮。享此濁福者。此天下人之同情。奚足當豪傑之士。

有包舉一世之意。然後可以尚論一世之人。有包舉千古之意。然後可以尚論千古之人。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須九德可位置六德。六德可位置三德。三德可位置一節一藝。如以不忠不孝之人。而位置眞忠眞孝之事。豈能明是非而定功罪乎。曲學豎子。未可輕饒舌也。

問。孔子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此何說也。後子思子、孟子俱論性命。其旨與此同與否。與曰。道渾沌無名。自子分天。亞分地。寅分人。至分人而命始屬于人。故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中庸一言以備之曰。天命之謂性。固卽夫子之旨耳。然命與性同時畀賦。孟子謂命也有性。性也有命。亦豈有異于夫子哉。易曰。盡性以致命。謂性可以自主。而命仍屬之于天。故至誠至聖功夫。只是一盡性。

問聖人達天下萬世之情而無滯將何所學而能乎曰聖人蓋學于天者也天有典禮聖人因而惇庸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一世而百世而萬世其典禮同則惇庸同循此是謂大順倍此是謂大逆順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逆則家破國亡而天下喪若響之隨聲影之隨形此不易之理也

觀人之法有三于人之所不敢爲者而孟浪爲之此雖過當然其氣不靡于人之所不堪受者而俛首受之此雖隱忍然其氣不躁有情雖不容已勢必不能赴而宛轉圖維務永其達此雖委折然其氣更雄此三者不可以觀無心胸之庸人而可以觀有血性之男子

伊川云有德之言如聖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如賢人說聖人事也聖人說聖人事只是家常茶飯唯其有之故其言之親切而有味賢人說聖人事則明布條教望以爲的兢兢然惟恐其失墜焉孟子以後儒者垂訓立言大約皆賢人說聖人事也

張子厚見世人汙漫無守故教人以禮爲先欲其正容謹節有所持循明道則不然先教學者窮得物理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一從流處溯源一從源處溯流此中不無差別耳

每到事有難處便覺神思昏惰氣意消阻此之咎在心體未透用功未純故有事與無事分小事與大事分體不足以運用而用每至于遷體果能深造自得當無此病痛

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沉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并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并能化小人爲君子纔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戶先橫己見奪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惑乎彼之無復顧忌而

忿其反噬之毒也。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者。俱宜念茲。

士未以清節著稱。猶可隨俗俛仰。得一當以策勳立事。至素行皎然者。斷不可苟于榮祿。偷取一時。如漢之唐林唐尊。俱以潔履著名于成哀之世。號爲二唐。後皆仕莽。前修謂何左思曰。二唐潔己。乃點乃污。豈獨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嚴自律也。

人動喫人之欺我。而怪其不情。予曰。第求我不欺人而已矣。我不欺人。亦第平其情而已矣。世人之狙詐相高。詐僞蒙生者。總之自見其情而不顧人之情。一平情自無欺人之事。無欺人之語。天下歸無事矣。平情自近情。始能近情。則處己不苟。亦不貽人以不安。此中僞不得。

古人論事。辭不合經。事不師古。斷不敢輕與人爭。余謂即有實際本領。可以爭勝于言下。然與其激言之。不如其婉言之。蓋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不獨君臣朋友之際。父子兄弟之間俱宜如此。

古人一取一與。各有攸當。非可苟焉而已也。與之當。不唯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閔貢不以一片豬肝累安邑廉士。固未易與也。辭受取與之道。叔世鮮克有禮。大凡與者取者。總一貨之而已矣。

以物讓人者。當示之以可受。而勿貽人以不安。以度容人者。當勿露其所短。而不使人有所愧。貽人不安。人不見德。使人有愧。人且思中矣。

士君子處亂世。須以識爲主。不能識微。而猥以雄才自負。好士而不能擇人。則浮動之意氣。輕罹法網。從

衆有心人以此取敗者不少。咎只在不能耐。

郭林宗是大有心人。未嘗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其心目于衆人之中。獎訓士類。唯恐失一士。當時猶有范冉鄙其爲人者。識趣不同。好尚如此。然正不足爲林宗病。顧冉何人。見雖自僻。亦不可無此人立衰俗中。

陳太邱獨弔張讓。康對山往詣劉瑾。二事同類。所爲辱其身以爲人者也。中人後生輩。自不無范冉之見。此等熱腸婆心。亦祇可自愜而不必告人。若有矯然好名之心。便顧忌不肯前矣。

庸人只見己之有能。全不見己之有過。所以爲庸人。賢人全見己之有過。絕不見己之有能。所以爲賢人。處事之道。才識膽三者缺一不可。然識爲甚。胸中不先具達識。則才必不充。而膽亦不堅。蜀孟光語任正曰。天下未定。智意爲先。以淳古之風而當末流之會。了一身一家之事而不足。如何能出而問天下。承千古耶。

竹林諸公。縱情于酒。以曠達自負。跡其生平。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作用不同。皆由全身一念出之。而達之一字。實未易言。山巨源浮沉稌阮之中。居世則賢。好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是大有權術人。孫綽嘗鄙之。言其仕不仕。隱不隱。亦確論也。王戎一貪鄙巧詐之人耳。富貴已極。而黃壚數語。強欲分竹林之席。人且見其肺肝矣。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然勤進之事。將無不可乎。叔夜竟以才高識寡。不免于禍。反不若向子期、劉伯倫輩之得以天年終也。豈識果不伯倫輩

若耶以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以伯倫輩之識用之以伯倫之才有餘然其苦心極慮不過曰苟全性命于亂世而已矣達之爲言恐諸公未可以將就承當也

善居己之長者切不可露人之短不露人短則人人皆長矣集衆長爲一長則其所長也不亦大乎彼沾沾以長自見而故以形人薄道也非享福之氣

執行路之人而語之曰汝欺心也彼必不甘受就英人知士而頌之以謹獨彼亦退然不敢自承夫不甘受者何心而不承者又何心也此豈有眞假耶蓋本心元不自欺行路不甘受可驗人心之皆有戒愼工夫即須臾不離道之君子到底無欺手之時彼自謂能謹獨者皆所謂將就冒認者耳

乾之不能不爲姤也坤之不能不爲復也姤所積漸而往勢必至于坤復所積漸而往勢必至于乾此陰陽消息自然之理雖聖人不能違若是聖人不幾于無權乎非也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春秋之時霸功且漸微矣孔子祖堯舜而憲文武春秋之世雖不能轉而爲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千萬世賴孔子而不墮所謂配天配地配無疆聖人之太極也豈隨陰陽之氣數消俱消而息俱息乎從古來大聖大賢皆于盈虛消息之中而有履滿守謙之道彼不能持世而轉于世者何足爲有無重輕哉

聞譽而喜聞毀而怒何法以破之曰我本不能是而譽至是過情也將抱愧之不暇胡可喜我本無是事而毀至是求全也將進修之益力胡可怒是譽與毀皆足爲益我之地此便是眞實爲己之學此處不加學力則鵲噪鴉鳴皆應發啣喜矣

學之淺深卜于藏玉韞于石龍蟄于淵聖夷于愚故夫子曰不患莫己知遯世不知而不悔人不厭誨不倦總歸于一默此中境趣非等閒人所能窺測也

不慕榮祿則心常優閒優閒則學也常篤一慕榮祿則心多冗劇冗劇則學也常疎故欲俟功成名遂而始從事于學者天下豈復有實學豈復有廉吏哉舉業即在舉業上學簿書即在簿書上學使是體用一源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爲死計則必思所以全而歸之矣吾見有爲子孫計者矣未見有爲身計者也爲身計則必思所以全而生之矣人有可以建天地者天地亦助之有可以質鬼神者鬼神亦避之全生全歸而已矣

此心無多地迷悟之介所關甚大一悟則上下古今皆爲故物窮通得喪俱是浮雲內聖外王于此取之而足矣一迷則父子兄弟盡成胡越耳目肝膽皆爲戈戟頑冥蠢愚去禽獸幾何哉

大凡語言文字到極快意時便有背道傷教之弊左氏去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譎近誣衰世之文濫觴于茲矣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誇加左氏豈誣也哉戰國策或以虞卿作矯詐蠭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嵬巇激肆蕩如于義矣莊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獨六經四子之言深淳渾灝閱古今而光彩如新眞天地古今之至文也立義不本于經書者未有不流弊于異日者也

士君子處三代之後。不敢望其生而賢聖。或瑕瑜不相掩。或始瑕而終瑜。皆仁人君子之所不忍棄也。即史册中氣概儼然足爲天下後世標表。而細究其生平不厭人意者。亦多嘉其改過。則當恕其前愆。嘗見人評古今人物。每以疑信之心施之。悔罪之士。令蒙死竭知之腸。猶爲招疑樹謗之幟。豈天地生生之意。聖人與人爲善之心哉。

天下無不可爲君子之人。而有不能爲君子之勢。習與衆君子居。則難乎其爲小人也。非甚庸愚。即欲不爲君子不可得也。習與衆小人居。則難乎其爲君子也。非甚明睿。即欲不爲小人不可得也。易內君子而外小人。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君子不獨爲君子。小人且恥其爲小人。明王治天下。聖人平人情。如斯而已矣。故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

先天之學。道之體也。體非可言傳。故曰心由心出。迹之學也。後天之學。道之用也。用有形可見。故曰迹因迹求。心之學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出而有爲生。入而無爲死。此皆陰陽屈伸之所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易之大綱曰聖人貴未然之防。蓋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復言七日來復。是關之于未然。臨言八月有凶。是圖之于未然。故邵子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問曰用間接人待物。只覺粘滯。曰此便是未難而先計獲也。吾人心體。與天地同流。一爲私欲隔閡。接人待物。安得遂合天則。故物來順應非難。而寂然不動爲難。發而中節非難。而未發之中爲難。天下歸仁

非難而一日克復爲難安人安百姓非難而修己以敬爲難不憂不懼非難而內省不疚爲難居安資深非難而深造自得爲難學者但置力于其難而不謀利不計功則易者卽在其中矣

人看聖賢太高便不能合下承當只今世人所戀而不能割者一刀兩斷便是大知大勇所謂克念作聖是也明知其不是而前瞻後顧有載胥及溺耳于人乎何尤

孔顏學術堯舜事業只是箇隨分盡心而已果能隨分盡心無一毫欺僞則窮達皆有位育在

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人不能操其權而己實自操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乎外女正于內卽貧寠終身而身型家範爲古今所仰盛莫盛于此矣如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當與隆之時而識者已早窺其必敗矣

問如何便不性急不負氣曰我最怕世人不性急不負氣也見善當喜聞惡當怒有一種不性急之人不唯善不喜惡不怒且有喜人所怒怒人所喜者此性之急與不急之驗也見賢當思齊見不賢當自省有一種不負氣之人不唯不思齊不自省且忌人之勝我而妬人之不如我此氣之負與不負之驗也子能急所當急如饑而食寒而衣則善矣負所當負如升諸天如際諸淵則善矣

問繼善成性作何分別曰在造化爲善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文清薛子曰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人心虛靈最不可有先入之見然不可不以六經四書爲先入之見心有主始不爲旁門曲學所亂亦所

謂先立乎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無血性。不可以爲人。有血性。終不可以語成人。大凡憤激節烈之事。皆從血性而出。到得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廉勇藝之可名矣。至誠至聖。與天同體。與天同用。歸結於身。不過一喜怒哀樂中節而已。憤激節烈之事。未免猶有意在。

問陽明子謂博約是一齊事。人多病其失序。曰。子十年讀書。將前五年專用之博文。後五年專用之約禮。耶。抑隨博隨約。隨約隨博。耶。隨博隨約。博中約也。隨約隨博。約後博也。故陽明之言曰。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知此。則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又何疑焉。

境一換而頓失其故。恆人之情也。閱萬變而不改其常。至人之心也。至人之心。與天同運。風雨露雷。晦明寒暑。無日不轉換。而於穆之體自如。純亦不已。非天不足以擬至誠。非至誠不足以同天。天運至誠一而已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識得此分原定。則我大而物小。無處非素位也。大行可窮居亦可。不識此分原定。則我小而物自大。無處非願外也。窮居不可。大行更不可。同此樂育之乾坤。不能履道坦坦而自貽伊戚。可哀也。

嘗讀泰卦內君子而外小人。只此一言。用之不盡。不獨君王借賢人以供治。即士大夫而得一良朋益友

以託身託家則道德有於己而家世乎康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故曰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從此葆而勿失存存不息自然光輝發越還我天然完具之體此所謂誠之者之事盡人以合天全恃這些靈竅孟子論夜氣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正謂此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陰陽則不能無剛柔有剛柔則不能無善惡有善惡則不能無君子小人然其道以陽統陰則陰皆爲陽之用以君子統小人化枉爲直則小人皆爲君子之用故舉皋陶而不仁者遠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聖人參贊天地大功用全在轉小人爲君子經世宰物之人不明於此義不足言用世

凡物自無而有曰始自有而無曰終如一日有一日之終始一人有一人之終始知一日一人之終始則知千百世千萬之人終始因始而究極其所無始因終而究極其所無終總是此一箇消息白沙云無極老人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其識此消息者乎

學問先要見出大總腦總腦不清則時時有難處之事在在有難處之人總腦清則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得喪榮辱俱不足驚吾神擾吾慮而日用飲食之間盡皆性命流行之會然非閑邪存誠不足與語此

天地間極怪異事皆極平常事見爲怪異則怪異而已見爲平常則平常而已究之晦冥終不足損乾坤

之色風雨何嘗敗日月之明天君泰然一切錯愕震蕩不必留滯即煥焉爛焉可垂竹帛而銘鐘鼎亦與本性無涉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只是我大而物小故能超脫自在陶公生高秋俗士不敢入陶公自平常俗士見之或以爲怪異耳

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陰陽之道一消長盡之矣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陽以漸而長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陰以漸而長也復者陽之息乾者陽之盈姤者陽之消坤者陽之虛姤者陰之息坤者陰之盈復者陰之消乾者陰之虛消息盈虛四字循環無端遂成終古舉人世一切進退存亡始終生死大小長短皆造化自然之數一定之理夫豈有外焉者乎彼妄言長生者不能居易俟命是欲獨立乾坤之外長爲陰陽之主此必不得之數也

皇極列五福而壽居其一夫壽之所以爲福者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若過不知悔悔不及改只與草木同朽豈不悶生予年八十有三一日不填溝壑一日不敢暴棄已往之失務要改圖方來之愆定不誤入聊以答天地之生成報父母之劬勞不然日月悠忽是老而不死何福之有書置座右用以自警

變化氣質當在持志上醞釀

道可一朝而見不能一見而熟此從心不踰矩必有待于七十之時

昔人謂敦行功小明學功大蓋敦行者只得一人爲君子明學者可令人人爲君子所以有小大之別學不透性根本不固一有敗露便成僞儒矣戒哉

學人須是自己作主張。失得榮辱。如風雨晦明於太虛。有何干涉。學無自得。剽竊他人一知半解。强謂了然。如此之病。最難醫治。

天成就人。全在拂意處驗學力。

孔伯問儒學本天。釋學本心。心無二理。何以與吾儒異。曰。心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釋氏本心之說也。性命於天。自是至善無惡。孟子所以道性善。此聖學本天之說也。本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兼善天下。本心祇了當一己。故謂之自私自利。有統體之理。有一偏之理。理有偏全。學術自別。

天地間凡有竅而鳴者。脣舌齒喙。以及百族呼號是也。無竅而亦鳴者。雷霆風雨是也。金石絲竹之類。不得人。則聲不出。所謂無情待有情也。聖人之用。千古上下。無不生動。能令無情者皆有情。無用者皆有用。所謂天下無棄物無棄人也。

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極本無極。有而未嘗有也。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嘗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子之所以爲眞也。所以謂能發前人之蘊。彼滯于有。而馳于無者。胥失之矣。

孩提之不學不慮。即聖人之不思不勉。但要識得不學慮。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睹共聞。即道體之不

睹不聞。但要識得共睹聞。如何是不睹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事也。盡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生安卻靠不得。大人不失赤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有多少戒懼在。

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顏子之有若無。實若虛。虛實有無。自不容分之爲兩學者不能于此參透。不入于一氏。則流爲腐儒矣。

道機洋溢。盈天塞地。其循人而現。各因其大小廣狹。摠在己取之而已矣。道不得尸其權。人無所用其力。如有堯舜之智量。道即循堯舜之智量而滿。有湯武孔孟之智量。道即循湯武孔孟之智量而滿。以至千秋萬世。智愚賢不肖。莫不各循其智量而滿。無有揀擇。無有遺漏。株而守之。莫非日用之百姓。擴而充之。乃爲君子之中庸。惜亡戕伐。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聖賢千言萬語。苦心極慮。只是教人不爲禽獸。而人莫之念聽也。哀哉。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正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一有知識。則有思勉。非思不省之不及。則又爲賢知之過矣。烏能順帝之則乎。帝之則。中也。順帝之則。和也。一有知識。則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然則知識既病道。而知識又不能去心。天下豈有無知無識之人。始可任道乎。是合幷其知識。以爲進德修業之用。而開其故運。則知識皆爲德性矣。

無志於學問者不必論。有志者。又以憤激迫就。不能優游寬裕。終不得心逸日休之趣。夫心之所以逸而

休者。字寅間只有此理。此理苟明。則日用之間。靜處應事。讀書接人。莫非性命流行。所謂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逸莫逸于此。休莫休于此矣。優游寬裕。莫視爲閒曠。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耳。

生安之人。不廢學問。困勉之人。果能學問。便與生安同歸。則學問一事。眞饑食渴飲之事。夫子所以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如不及。而猶恐失者。蓋有所深嗜於中。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也。如是爲學。所以時習而悅。朋來自遠。遯世無悶。今人言學。求名聲較勝負。恃才智。矜功能。大頭既汲于利欲。不能挺拔。安望其養一世之太和。得志而澤加于民。不得志而修身見于世乎。世所以鮮眞儒也。

眞實學者。只平心和易。不求名聲。不逞才智。隨分自盡。則無時無處。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而人亦默受吾浸灌培益鞭策磨勵而不覺。此便是有體有用。成己而兼能成物者也。一味好勝。每事要强人。安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

嘗見人有好自匿其情者。以爲隱深之地。人莫予窺也。吾且托之以自安。不知人已如見其肺肝矣。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僞原有不容僞之時。莽操之奸。到底欺不過一人。小人枉做小人耳。孔明嘗以此料人多中。人奇其智。不知彼只是於當日人情世故了然于中。故不甚費揣量也。若夫子之不逆億而先覺。則又進於是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道固如此。康節又於數上精細一番。明道又以爲不必多此耳。

人莫不豔稱長生。夫子獨曰。朝聞夕可。蓋聞道即長生也。不聞道。是謂天死。古今同此天地。古今同此萬物。我爲天地中之一人。則我聽天地。我爲人中之天地。則天地聽我。我爲萬物中之一物。即自育而不

足我爲一物中之萬物則育萬物而有餘天地民物萬古常新人亦何爲必欲戀世以蔽此耳目心思哉羅文恭只作一綵雲過目無心結覽眞見道之言

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工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瑣心勞日拙

求放心功夫在愼獨愼獨是集義不愼獨是義襲

愼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

孔顏之樂總只是理義之悅心人不能有悅心之理義亦只因有害心之饑渴出彼入此出此入彼鷄鳴而起人可不愼其所爲哉

學不長進病痛只在心不虛心一不虛直諒多聞之友日在側而我不能受其益也舜之好問好察顏子之問不能問寡是實見其皆有師資之益舜之舍己顏之克己此處正可想見

天以窮困拂鬱於我者正以厚我之生成我之大也我不以爲德而反怨天此之負大也實甚凡人有德於我者而我不敢忘卻敢於忘天眞愚人之心也夫

天地秉氣以生養萬物而自爲氣之主心秉氣以管攝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心或不定煩燥瞶亂隨氣浮沉此之謂役於物者也從古豪傑之士只不爲物役而已矣

學者須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象氣役乎心是如何景象此必用愼獨功夫

德潤身心廣體胖仁義禮智根於心睟面盎背樂斯二者則不知手舞足蹈此等受用俱不可以言語形容夫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於此可想周茂叔教二程子尋孔顏樂處殆庶幾乎

西銘云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是心廣體胖睟面盎背手舞足蹈的註疏學者要須識得

人刻刻與天相爲流通蓋吾身之氣無一處不是造化氣機流動可想茂對時育萬物之妙

常存不滅者道也天地生生之機也人不聞道形存而生理亡矣莫聞道則我之動靜語默渾是一道道在而人在矣或問道何以聞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聞道之工夫問聞道後如何曰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是聞道之光景

學者先要有把柄則日用間著衣吃飯應事接物一一都有歸著無把柄則茫茫然無所適從心不能爲身主身焉能爲事物主日月空馳流光虛度眞可惜也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由戶莫由斯道只是如此

老夫九十矣往見鹿伯順談見利思義渠管新餉便不私一文談見危授命渠發金花便慷慨認罪略無引避談久要不忘渠一言許從孫閣部入關便辭吏部司官而赴危疆此之學在躬行而不在口語者也邇來談學者口裏極精密而身上愈疎漏卽自命爲知學於宋儒荊棘林中掉臂橫行者吾未敢輕信也

達天德者必固聰明睿知聰明睿知不固則不足以達天德矣故其道從闇而章的然則日亡矣戒懼愼

獨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所云貞正而固也固之時義大矣哉

人生如逆旅甯幾何時不爺自豆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的啓手啓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眞罔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不足畏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爲悠忽三十二歲瞬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勵

古人有一分道德自有一分氣象無庸表暴自不容掩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其爲天之木鐸此固封人眼界非常正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獨大聖黃叔度令人鄙吝盡消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言名利事皆氣象有大過人者彼不足起人敬而令人畏者乃躬自菲薄非人之咎也

人有三等上智下愚與中人上智下愚少而中人多上智不廢學力而不恃學力此心常得空明下愚不知學力爲何事此心放逸已久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非不移也難移也獨此中人乘於物感不能不恣爲情識膠於意見不能不執爲勝氣紛紛雲擾翳我空明此時而加意提撕則空明自若不然積蔽日深漸至昏昧遂成不移之愚可不愼哉上智不費學力朱子所云略綽提撕言用力之無多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日日提撕時時提撕則愚可明弱可強矣學力之時義大矣哉

問下學即上達卑邇即高遠如何曰吾夫子一生日用起居接人應物莫非下學至其精義入神達天知命則總在下學卑邇之中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若分何時爲下學何時爲上達何

處爲卑邇何處爲高遠便於道理割裂卽此推之形色亦天性糟粕亦神奇說心在事上見說體在用上見約禮在博文上見致知在格物上見內聖外王一以貫之原無許多頭緒

望雅問鹿先生嘗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曰千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箇隨時隨事體認此理則五理四書皆我註腳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於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的書要識無字的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當

友人問如何是道學曰日用間凡行一事接一人無有不當理中情之處此所謂道也卽所謂學也必待聚衆上坐開講擬程擬朱恐其名是而實非道學之實不可無道學之名正不必有

學問無自得處到底是襲取徒切心勞然非深造決無自得果熟則甘香出其中非覓而得之也

學問到自得處便不膠於一轍雷雖行雨亦能催晴認定喜主生怒主殺既不得情焉能知性

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極欲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甚何如靜以俟之駭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

身隱者無濁名神隱者無清名古今抱道之士不必有抱道之名皆所稱神隱者也

吾心偶得一時之沉靜便生一時之虛明此際全無不善念頭純是一團天理但善念初發幾希微眇游移莫定急宜培養而擴充之務令固執莫使感遇搖撼得動工夫到此把持勿用而德成矣不能如此

用力。一念浮雜。便生煩躁。苟且亂動。昏迷縱肆。將何所不至哉。靜躁之分。利害之間。人禽之介也。

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係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能出入是門者。羲、文、周、孔外。顏、曾、思、孟殆庶幾焉。元公、純公、康節、亦可謂開闢啓篤之人。是道也。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未可輕以語此。

天之明命。無一刻不流行於人倫事物中。而於日用食息。眞見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工夫處。明道以爲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勿正之義同者。正謂於飛躍見流行之體。而工夫在勿忘勿助之間。

天有五行。曰水火木金土。地有五方。曰東西南北中。人有五德。曰仁義禮智信。仁之德。於五方爲東。於五行爲木。義之德。於五方爲西。於五行爲金。禮之德。於五方爲南。於五行爲火。智之德。於五方爲北。於五行爲水。信之德。於五方爲中。於五行爲土。此人所以能參天兩地。而稱爲三才大哉人乎。

故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

無執見者多入俗。有執見者又成拗。此好學所以難其人也。

人豈能無意。倏忽間念起念滅。不知凡幾。純乎天而人不與。聖人也。天人參焉者。賢知也。庸愚則知故萌生。情識橫出。間有善念。不能自認。終歸泪沒。所賴賢父兄良師友訓迪啓牖。乘其一念之明。而夾持之。

擴充之愚可明柔可强況質非甚暗仁可自由諒不肯自甘暴棄而歸咎於下愚不移聖人之性與愚人之性一也聖人能盡而愚者牿焉聖人之情與愚人之情一也聖人能制而愚者縱焉盡性以制情所謂性其情也縱情而牿性所謂情其性也聖人之心與釋氏之心聖人之性與釋氏之性一也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亦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夏峯先生集

六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孫奇逢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徐鼎銓）

一六七八上